

岁月悠悠

上小学当“市长”的往事

■ 张家驹文

时光回溯到70年前,1946、1947年,我在上海市私立智民小学读高小。

智民小学位于泰兴路606弄5号,一幢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,改建后,却是一所容纳了6个年级的完全小学。弄堂小学“麻雀虽小,肝胆俱全”。

小学校长姓王,也许是因其主要职业是律师的缘故吧,特注重对学生的“训育”。该校长别出心裁地仿效“市政府”的“样板”,将学生自治会(学生会),设成“智民市”,学生会主席就是“智民市”的市长,下设公安局、司法局、教育局、卫生局。其中,“公安局”最大,事情最多,局长下面设有“巡长”,巡长下面是“巡察员”(四年级以上学生轮流担任)专门维持学校每日生活秩序。“司法局”设有局长(法官)、推事、记录,每周六下课后,“开庭”处理学生违纪事件。“卫生局”的局长由女同学担任,管理各班级“值日生”每天下课后打扫教室。“教育局”也由女同学当局长,事情最少,每学期组织一、二次作文、书法比赛,张榜公布就行了。“智民市”每一届“市政府”选举后的任职名单,都在学校进门处的“公告栏”内张榜公示,真有点煞有介事。

“智民市”的市长,名曰“选举”,实际上还是老师在背后操纵的。旧社会尊崇的信条是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,我凭着考试第一名的分

数优势,又听老师话,“当选”了两届智民市的“市长”,算是“风光”了一阵子。

学校每天有五节课,上午3节,下午2节。两节课中间休息10分钟是我这个“市长”最出风头的时刻。我从楼上教室下楼去厕所,在楼梯口和厕所门口站岗的“巡察员”都要向我立正敬礼。特别是那些刚够上岗资格的4年级小学生,新当上巡察员,胳膊上戴着红臂章,左手持白色的童子军“军棍”,敞开稍息站着,神气得很,一见“市长”来到,马上立正,收拢军棍,右手三指并拢靠胸前行童子军礼,同时高喊“敬礼”!声音喊得特别响,生怕人家听不到。我呢,点头含笑就算还礼了。有时巡察员的衣着不整或者站姿不对,我还上前纠正一番,以示严肃正规。

来到操场,才是“市长”真正“处理事务”的场所。弄堂小学的所谓“操场”,也就是校门外弄堂里的一块东西不过三四十来米的狭长地带,东头靠弄堂拐角处有垃圾箱,少有人去,西头靠弄堂出口,外面就是马路,是禁止学生外出的。那时的弄堂比较清静,没有小轿车,连自行车都少见,进出的人也不多。一下课,学生们都涌到弄堂里来玩,踢小橡皮球的,拍毽子的,吵吵嚷嚷,热闹非凡。这时的“公安局长”以及“巡长”最忙活,属下的巡察员们穿梭在学生之间维持秩序,处理“违纪”事件,调解纠纷。学校的校规和禁令甚多,跨出“操场”划线条者叫做“私出校门”,高年级学生推搡幼小

学生者,叫做“欺负弱小”,还有出口骂人、动手打人是“野蛮行为”,那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所有“违纪”行为,一旦被巡察员发现,第一次劝告,第二次警告,第三次就要“记名字”,即把人拉到巡长面前,巡长把时间、地点、违纪人和证人的名字都记录在小本上,这就意味着星期六放学后“关夜学”,将由“司法局长”开庭审理决定什么处罚。因此,被记上名字的同学常常不服,跑到“市长”跟前告状喊冤,要求把名字划掉。我呢,除了对骂人打人者“坚持原则”外,对那些游戏中“赖皮”吵架、推推搡搡等小事,一概是批评几句,把事情摆平算数。

智民小学的学生“自治”,校方确实是很放手的。当然,后台有老师强有力的“威力”在支撑,但老师从不直接出面干预。规矩定在那里,严格照章办事就是了。比如,每周六放学后的学生“法庭”开庭,同学都可以参加旁听。开庭时,“司法部长”按照本周巡长记录的违纪事实,一件一件处理,原告、被告、举证人一齐上场,三头对六面,事实清楚了,“推事”记录在案,当场“判决”,无非是罚写几张大字、小楷,也有当面道歉、握手言和的。最重的是对骂人的处罚,记了3次名字的骂人者,当庭嘴上用毛笔画黑圈,画过3次黑圈,还骂人,嘴上画红圈,并且要在下周一上午第一节课前,由“司法部长”拉着到各个班级去示众,这是侮辱人格的做法。有一位陆姓同学,家就住在学校后面的棚户内,父

母是摆黄鱼摊的,没时间管他,他脾气暴躁又倔强,成绩不好被老师打手心,打得再重也不叫,对同学动不动就伸拳头、骂人,这位同学的嘴上就被画过红圈并示众,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他。

我当“市长”期间,还有过一次“出访”活动,那是到武定路小学去出席一个会议,时间好像在六年级临毕业前。因为是代表智民小学出去,老师颇为重视,关照我要穿得“登样”点。我拣出一件比较新的白色衬衫穿上,套一条米黄色的西装短裤,脚上一双时髦的蓝白相间的回力名牌高帮球鞋,是向“公安局长”临时借来的。那天,我穿着定当,还用家里大人梳妆用的“刨花水”梳了个小小分头,走进校门,教英语的郭老师第一眼看到我,大声说了句:“Oh! Smart, Very smart!”第一次听到有人夸我漂亮,小小虚荣心让我开心得不得了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当时的情景还能清楚地记得,倒是那次开会的内容渐渐淡忘了。那个会是附近几个小学联合召开的,出席会议的都是各校学生的“头”,内容大约是议论“怎样读好书”这一类。我的发言大意是讲了要反对死读书,读死书,小学生也要关心国家大事,将来才能做国家的栋梁等等,这些话都是老师平时教我们的。记得开会回来,我还向全校师生汇报开会情况。好笑的是,我上台照稿念的全是文绉绉的书面语言,比如,称自己不讲“我”而称“笔者”。光想着显示我这个“市长”的语文水平,不曾想到人家听着这个“笔者”、“笔者”讲话有多么别扭。上海解放后,这所私立小学一度改成幼儿园。现在,智民小学的旧址已是漂漂亮亮的多层高楼了。

时令小语

粽叶

■ 曹振华文
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如此熟悉的声音,而今已不大听到了。此时又响起在耳旁。这是用包粽子的粽叶卷起含在嘴边发出的。传统的端午节来到了,脑海中又浮现出端午节里粽叶的往事来。

那年月,我在读小学。端午节前夕,母亲就忙碌起来,那几天很早就起来,赶往菜场,陆续去了几次,精心挑选片片青嫩的粽叶。终将“品相”最好的粽叶买回家中。然后,一片片清洗干净,浸在大木盆里,只待包粽子时启用了。此时,邻家小伙伴用粽叶卷成扁扁的哨子状,含在口头吹了起来,声音又尖又响,很好听。我被吸引了,又见一邻居小孩竟将几片粽叶卷成如“海螺号”,“呜呜”之声沉闷又有气势。

我也偷偷拿家中木盆里的粽叶“折腾”起来,却总是做不好,吹不出声来。于是我又几次三番拿了好几片粽叶,倒也做成了,粽叶却让我折损了不少。母亲发觉盆内粽叶减少了,也不声张,待我还想做更大的“号角”去拿粽叶时,被在灶间的母亲逮了个正着。

她非常生气,指着丢在旁的被折坏的粽叶说:“这么好的粽叶被你弄坏了,糟蹋了,你要赔我,还我粽叶!”当时我就没好好想想,母亲辛辛苦苦很早起来,几次挑选,买来好粽叶,钱也花了不少,就被我随意拿去折腾,真是太不应该了。当时少不更事的我,冲动回嘴,“好的,我以后会赔你,还你粽叶的!”

自那十多年后,在“上山下乡”的高潮中,我去了市郊南汇(现属浦东新区)东海农场。那年端午节前夕,队里老职工和知青纷纷去河岸边的芦苇荡采摘粽叶,说芦苇叶也好包粽子的。那天雨后天阴,我也背起网袋,来到河岸边。那里有连绵不断的一大片芦苇。风过处,碧绿生青的芦苇犹如波澜起伏的浪头,上下涌动,发出“沙沙”之声,在苍穹的映衬下,分外壮观。

那芦苇叶又宽又长,青翠欲滴,上面还滚动着雨后的粒粒水珠,显得格外“水灵”,真是包粽子的好材料!我随即投入了采粽叶的“战斗”之中,不一会儿,就采满了一大网袋,欲罢不能,后又采满了一袋。

我肩背手提两大袋“粽叶”坐上公交车往家赶,那两袋“粽叶”成功吸引了车上不少乘客的“眼球”,他们目光中充满了羡慕之意。

我好生奇怪,这不是普通的“粽叶”吗,值得如此“青睐”吗?待我背着“粽叶”回家时,母亲喜出望外,几家邻居也围了上来,他们异口同声说起要过“端午”了,这几天菜场里粽叶供应很紧张,而且价钱也贵了不少,每天很早起来也不一定买到。

这“卖相”不起眼的粽叶竟成了高档品了?母亲将“粽叶”拣出够自家包粽子外,都送给了几家邻居,她们都眉开眼笑,一个劲地道谢,夸耀母亲有个“懂事”的儿子。我也顿悟了车上乘客羡慕目光之缘由了。

那天端午节,吃着母亲包的粽子,晶莹甜美,又香又糯。母亲此时忽然想起了什么,眼睛亮了起来:“儿子,你帮妈做了大好事了!你忘了你小时候说的话了吗?你没食言!”“妈,你说什么呀!”我当时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。母亲又说:“你那时说要赔我粽叶,还我粽叶,今天你做到了!”

啊,原来是这么回事啊!十多年前一时冲动的話,我早已忘了,母亲却没忘,到现在又“戏说”起来。我倒在无意之中将“以后我会赔你还你粽叶”的话兑现了。“知子莫若母,知母莫若子”,这片粽叶里的母子之情充满稚趣。

彼处此时

农场生活杂记

■ 叶基稷文

有人说往事如烟,有些往事却难以忘怀。10年的农场岁月就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一、告别父母 奔赴农场

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。1972年12月24日一早,我与同校的50名72届毕业生一起,来到母校惠民中学集中,将乘包车前往坐落在杭州湾畔的星火农场。

来接我们的是一位长得瘦长清秀的老三届大姐,人家称她“老班长”。同来的还有好几个穿着破旧棉袄、腰缠绳带的“老农”。一打听,才知道他们大都是70届的。去农场才一年就变成了大不相同的模样,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经过前几届的轰轰烈烈敲锣打鼓大造声势,我们72届毕业生已适应了“到农村去、到边疆去”的命运安排,况且我们被分配到市郊农场,要比黑龙江、云南近得多,一车人的情绪较为平静,没有出现哭爹叫娘的悲壮场面。

车子驶出母校,过了黄浦江就是浦东郊区,当时还是农田、农舍。车上没有欢歌笑语,虽然平静但也显得有点沉闷。也许大家心里都是空落落的,想着何时能回到父母身边。车子驶了约3个小时,驶过一座石桥,沿着田埂小路再驶了约千米,稳稳地停了下来。下车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红瓦白墙的平房,还有正冒着缕缕炊烟的食堂、老虎灶。

这就是我们连队的驻地。可能是紧靠杭州湾畔的缘故,这里的寒风比市区大得多,也比市区冷得多。



迪士尼 ■ 张文忠